

歷史空間

一代名臣袁崇煥

袁崇煥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目前為止，仍有不少爭議。不過，以筆者之見，暫且撇開忠奸二字不論，稱袁崇煥為一代名臣應該是不過分的。

袁崇煥出生於廣東東莞，年十四隨祖袁世祥，父袁子鵬遷至廣西藤縣。袁崇煥35歲當上福建邵武知縣，新官上任三把火。在當知縣不到三年裡，他做了五件大事，引起朝廷關注，受到百姓讚揚並傳頌至今。這五件大事是：救民水火；處理冤獄；關心遼事；聚會奎英；題辭高塔。如今，由他所題「聚奎塔」三個字，仍完好無損，保存在邵武市，是至今袁崇煥留下唯一可信的極為珍貴的墨跡與文物。

史書上載，天啟二年(1622)，袁崇煥奉命上京朝覲，接受朝廷的政績考核。天啟二年正月，朝廷破格任用他為兵部職方主事，相當於辦公室主幹事之類。廣寧師潰，山海關告急，朝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單槍匹馬闖關外去察看軍情，回來後當即向朝廷請命「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此時，朝廷正需用人之際，不但沒有怪罪他擅離職守，還再次破格提拔他為僉事(按察司裡的科長)，到山海關去當監軍，並發帑金二十萬，主他招募兵勇。御史侯恂慧眼識人，不泥成規，題請破格擢用袁崇煥，具疏奏言：「見在朝覲邵武縣知縣袁崇煥，英風偉略，不妨破格留用。」就這樣成全了袁崇煥。

袁崇煥連夜趕路，不畏叢林荒野，虎豹出沒，第二天一早就抵達山海關，上任後，奉行「主守而後戰」，勤於練兵選將，整械造船，固守山海，遠圖恢復。他疏言：「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當時山海關外廣大地域，為漢南蒙古哈喇慎等部佔據，袁崇煥便駐守關內。事實證明，他奉命駐守關內期間，不但顯示出了他不凡的軍事才能，還幫助遼東經略王在晉制服潰逃士兵，使邊關安定下來，從而獲得王在晉賞識，題請升其為寧前兵備僉事，士兵們對他也是敬佩有加。然而，袁

崇煥治軍之嚴也令士兵們膽寒。袁崇煥因私斬小校，導致軍營幾乎嘩變，差點被革職。所幸其功大於過，勇於認錯，知錯能改，獲得了諒解。天啟四年九月，袁崇煥榮升至右參政。天啟四年(1624)袁崇煥父親病故，兩次上疏請辭，沒有得到批准。天啟五年(1625)十二月，他又升任按察使。次年，努爾哈齊自稱率軍三十萬，要破寧遠城，令袁崇煥投降。袁崇煥答曰：「來兵稱三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吾修治寧遠決守以死豈肯降耳。」雙方就這樣苦戰，最後，努爾哈齊不得不表示，「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征討諸處，戰無不捷，攻無不可，惟寧遠一城不下。」而當時，正足寧遠守將周守廉逃，松山等處守將左輔亦燒燬糧儲處舍而退之時，袁崇煥集將士誓守寧遠。

努爾哈齊死後，袁崇煥遣使者弔唁。後金皇太極趁機遣使回覆，謀求議和。皇太極一面遣使與袁崇煥議和，一面派阿敏出征征朝。朝鮮和毛文龍告急，朝廷命袁崇煥發兵援助，並揀輕兵揭巢。此時後金總兵力約有七八萬，加上皇太極留守瀋陽的兵力至少還有四五萬之多，總計十二、三萬，而袁崇煥此時身為遼東巡撫，所轄僅有寧錦七萬兵，即使傾巢而出取瀋陽，也無勝算。再加上毛文龍虛報敵情，讓朝廷誤判敵情，沒有給袁崇煥配備能夠威脅後金的軍力。後雖展開激烈的攻守戰，正當戰況正激之時，薊遼總督閔鳴泰奏折，稱頌魏忠賢的功德，並要求在寧遠、前屯兩地為魏忠賢修建生祠，作為下屬的袁崇煥也只得聯名上奏。《大明熹宗實錄》記載：「薊遼總督閔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送魏忠賢生祠。」這就是當時的情況。之後，寧錦之戰，袁崇煥親臨城堞指揮，「惡罵大呼」，激勵將士，齊力攻打。終於取得「寧錦大捷」，從而載入中國戰爭史冊。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袁崇煥計斬毛文龍之事。根據史書上記載，袁崇煥後來就是因為斬毛文龍而已已之變護衛不力以及擅自與後金議和等而被崇禎帝罪名正法，並被判為奸臣的。而關於毛文龍，史書上他的命運其實也和袁崇煥一樣，都是備受爭議之人。有人說袁崇煥是忠臣，也有人說他是奸臣。同樣，有人認為，毛文龍是國之棟樑，也有人認為，毛文龍是叛賊，因為裡通外敵，而被袁崇煥誅殺，實乃罪有應得。然而，歷史真相到底如何，又有誰能講不清楚呢？譬如，袁崇煥案，在崇禎年間被定成鐵案，不得翻身，崇禎認定袁崇煥是個奸臣，可到了清乾隆時期，卻發生了變故。根據乾隆欽定的《明史》裡記載，袁崇煥是中了「反間計」才冤死的。這樣一來，袁崇煥由誤國的罪臣變成了蒙冤的忠良，而崇禎皇帝因中了「反間計」而成了誤殺忠良的昏君。

更為荒謬的是，竟然也有傳說，崇禎皇帝殺袁崇煥是因為祖墳風水太好的緣故，說什麼祖墳風水是「飛鳳含珠」之穴，「凡雞地者必出王。」還說他的名字「崇煥」是要把崇禎皇帝「換」掉。這樣的歷史傳說和記載，真是讓人啼笑皆非。而這恰好印證中國人受傳統糟粕文化影響太深了。時移物換，誰也無法回到過去，歷史真相無法還原，也只能徒勞奈何。

我不是歷史學家，也沒對歷史做過很深入的研究，袁崇煥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我無法給出一個「標準答案」。同樣的道理，我也無法給毛文龍一個準確的評價。也許，任何人也無法做到，因為歷史已無法還原，而記載下來的文字也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得到證明。崇禎皇帝說袁崇煥是罪臣「死有餘辜」，可乾隆皇帝為其「平反」，說是中了「反間計」，同樣的，也有人認為，毛文龍之死，是後金方面提出的議和條件，如同秦檜殺死岳飛一樣。如此說法，誰的話更靠近歷史真相？按理，袁崇煥和毛文龍都是崇禎皇帝的大臣，是忠是奸崇禎皇帝應該最為清楚，但有時越接近歷史真相可能越不真實，因為身為皇帝無法直接了解事實，容易偏聽則信，受到蒙蔽，也容易因一葉障目，而造成誤解。還有可能因種種原因，或僅僅是為了維護那點可憐的自尊心，或者真是出於某種需要，將錯就錯，冤屈了忠臣。這樣的歷史事件俯拾即是，不必多舉，反倒遠離事件本身，到了一定歷史時期，歷史真相「解密」後，反而更加清楚。這種事情古今皆然，孰是孰非，實在一言難盡。那麼，袁崇煥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呢？我想，歷史也用不着再糾結了，能還原則好，若無法界定，不管是忠是奸，袁崇煥都是一代名臣，這應該是無疑的。何況，袁崇煥大熱血將領，愛國之心，日月可鑒。



袁督師祖崇煥公像

古典瞬間

龔敏迪

海瑞不僅是清官

海瑞當淳安知縣時，「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過着節儉清苦的日子，以致總督胡宗憲對人揶揄海瑞說：「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雖然史稱明代「官俸最薄」，但正一品官月俸也有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就拿正七品的七石五斗來說，他也有米九百石。按照當時的恩格爾系數，養活七、八個人也不至於太窘迫。他之所以如此，雖然有經濟拮据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要讓精神的價值、社會地位和榮譽，去與官場世俗橫流的物慾爭一個分庭抗禮的地位。

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的，並非只有海瑞。清官軒輅「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兒老小親操井臼」。他與屬僚約定：三日出奉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即便故友來，軒輅也食惟一豆，只不過多一雞黍罷了。軒輅未必窮到那個程度，只是因為浙江歷任官員奢侈浪費。他當了浙江按察使後，決心要「力戒矯之」。在他的帶動下浙江官場風氣大變。當時鎮守內臣阮隨，布政使孫原貞，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瑛居官皆廉，於是一方大治。

政策都是強者制定的，如果還有一些有利於弱者的東西，它就不會得到很好地貫徹。海瑞最初任延平府教諭時，和兩名副手一起見上司，兩名副手搶步跪拜，海瑞在中間卻只是拱了拱手。三人活脫脫形成一副山字架模樣。海瑞認為拜而不跪，體現了師道的尊嚴，這是早有規定的；學官在學校見長官不用跪拜。只是明規則敵不過潛規則，已經很久沒人去實行了。從此「海筆架」的名聲就在官場上傳開了。

海瑞一到淳安知縣任上，就命師爺把淳安縣官員的「常例」收入列出來，其中在縣令一項下就有：「夏絹銀一百六十兩，夏樣絹(額外收取的)八匹。鞦韆長銀二十兩。農桑樣絹四匹。措色糧銀四兩。軍匠每里銀一兩。農桑絹銀十兩。審里甲丁田每里銀一兩。鹽糧長銀十兩。審均徭每里銀一兩。造黃冊每里銀二兩。經過鹽引每一百引收銀一錢，共計五十兩。催甲每里銀一兩。柴薪每一兩收銀二兩。出外直日里長供應並店錢人情紗緞。起送農民罰紙二刀，納銀五錢。收各項錢糧每一百兩收五兩。」粗略一算，最少也有工資收入的三、四十倍！於是海瑞革除所有「常例」。老百姓自然擁戴這樣的官吏，但縣丞、主簿卻紛紛要求調離，衙役、門子也都回家不幹了。以後海瑞一到某地當官，那些貪官污吏就會自動離開，一向作威作福的都御史鄒懋卿經過，也只好「然素聞瑞名，為斂威去」了。

然而，可悲的是：上至皇帝為了自己的私庫加收礦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通把持官府家資上萬。居官如同貿易，辦一件事需要多少賄賂，有公開的明碼標價，面對「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鈍口奪於佞詞，人命輕於酷吏。」的局面，官吏們只顧苟苟蠅營。「御史陳海樓，用紅票買米，減半市價，蓋積弊然也。民亦敢怒而不敢言。」厚顏無恥到了明目張膽用難以兌換的紅銀票買米，還只出半價欺壓人民！於是，海瑞這樣真心愛國的人反而成了異類。在他任應天巡撫時，因為「矯激之過，令人不堪言」，所以受到了彈劾，海瑞答辯時，毫不客氣地說：「舉朝柔懦無為，皆婦人。」首輔李春芳，對來訪的揚州貢士說：「適見海剛峰疏中謂，舉朝皆婦人，我非一老嫗乎？惶恐。」貢士不客氣地說：「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氣。」這句話讓李春芳「默然者久之」；他何嘗不是柔懦無為之輩？而海瑞卻以非凡的勇氣，在「無敢言時政者」的時候，上了一道使他留名千載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對皇帝明言：「天下人不上陛下久矣！」

有人說：海瑞的一生是在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利益，有人說你海瑞是在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但兩者其實並不矛盾，如果統治的大小官吏中，多幾個像海瑞那樣把眼光放遠一點的人，把國家治理好，不是兩者的利益都維護了嗎？

詩情畫意

劉再明

聽蟬(二首)



荔果初紅鳴此身，  
禾黃流響直頻頻；  
聲音不望人誇好，  
只要年年風物新。  
夏日晨光入目鮮，  
臨窗高樹早鳴蟬；  
感君餐食惟朝露，  
懷抱仙心唱半年。

註釋：  
(仙心) 超脫世俗之心。蟬又名仙蟲。

生活點滴

蒲繼剛

窗前情思

這幾天天氣非常熱，晚上在外面也無法乘涼，到處都颯的是那種灼人的熱風。

我們吃完晚飯，在外面轉了兩圈，就趕快回家，洗完澡，馬上把空調打開，與兒子一起躺在床上。兒子的眼睛越來越差，為了讓他少看電視，玩電腦，我們也只好少看電視，玩電腦。我們躺在床上後，我和兒子聊了一會，他告訴我他們班裡的一些事情，又說自己暑假裡想要怎樣玩，然後又說讓我在暑假裡給他買一輛自行車。等他說夠了，我把燈關上，把窗簾打開，為的是可以透過窗戶外望，看看窗戶外的一隅天空。窗戶外的天空上有幾顆星星正在閃爍，過一會，就能看到月亮從坡上爬上來。如果今晚窗外的月亮好，還可以看到左面的一大塊菜地，菜地周圍種了一圈的向日葵。向日葵已經開始開花，寬闊的葉子，大大的圓盤，圓盤周圍綴滿黃色的花瓣，在月光下亭亭玉立。那晚的月亮確實不錯。我和兒子趴在窗戶上，望着月亮下的生靈，想像着窗戶外的世界，開始浮想聯翩。

兒子說：「爸爸，這情景真像是李白寫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說：「是有點這個意思，但李白寫的是秋天的夜晚，現在是盛夏的夜晚。你想到李白的詩，說明你心中有了詩歌的感覺，是對的。但你也觀察不細緻，對李白的詩歌沒有完全領悟。」我又問：「地上有霜是什麼季節呀？」兒子說：「是秋天。但爸爸就喜歡教訓人，一點小事能說出一大堆道理來。」我笑起來，兒子已接近叛逆的年齡，也是什麼都喜歡反駁。一個喜歡講大道理的老爹，一個叛逆，什麼都喜歡反駁的兒子碰在一起，那真是有好戲看。

窗戶緊閉着，聽不見外面的聲音，但這盛夏是一切動植物生長最旺盛的季節，夜晚更是蟲鳴最激烈的時間，蟋蟀、知了、青蛙、紡織娘都是這夜晚合奏的「音樂家」，奏出夏夜裡美妙的聲音。可惜的是我們聽不到。為了隔斷

這夏日的炎熱，只能在屋裡聽空調呼呼響的聲音，而不能領略夏日星空下美妙的聲音了。

兒子看了一會窗外的景色，就厭倦了，他站起來，用手撥拉着窗戶上的一串風鈴，風鈴突然發出清脆的聲音。這串風鈴是用陶瓷燒製的，由四隻飛翔的小鳥，二枚彎彎的月亮和一個古老的人兒組成。這風鈴還是我和妻子結婚時，妻子的一個好朋友送給她的，快二十年了。

兒子開始哼着一首兒歌：「那邊有一隻小小的花蝴蝶，我輕輕地走過去想要捉住它，為什麼蝴蝶不害怕，為什麼蝴蝶不害怕，呀，原來是一朵美麗的蝴蝶花……」記憶的閘門一下子被兒子的聲音撞開，那是在夏日的天空下，在

萬物瘋狂生長的季節，就像童年、少年那樣懵懵懂懂，搖搖晃晃，卻又拚命地吸收空氣、陽光，想要快快長大。夏日，是生命瘋長的季節，而有蝴蝶花和花蝴蝶陪伴的季節，並且還有歌聲，該是多麼美好的日子。不知什麼時候，我也哼過這首兒歌，但一定不是我的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少年只有：

「批、批、批；門、門、門；批批批奧帝、修、反……」等歌謠，絕不會有這樣優美的兒歌。那樣的歌聲裡只有瘋狂，沒有美好。夜，慢慢深下去，兒子玩了一會，便沉沉地睡着了，發出輕微而甜甜的鼾聲。月亮照進窗來，照着窗戶上那串風鈴，也照着兒子熟睡的臉龐。一切都顯得那樣寧靜而美好。

但這窗戶太簡陋，太短淺，看不到很多優美的風景。我希望所有的人在一生中，至少能有一次憑窗臨窗的日子，能「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或者能看到「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的風景，在窗戶旁，能感受到詩意般的人生。

那樣，窗戶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窗子是我們心中的另一隻眼睛 網上圖片

赤有可聞

韓國光

老派夏天的「涼床」

老派的夏天是被「知了」的叫聲喊來的。那時天氣異常燥熱，臨近傍晚，大人孩子想的就是，早早在門前或空敞處擺上納涼的「涼床」。所以，吃了晚飯，就有人端出一盆水去外潑撒起來。那除了想降降曬得冒火的地溫，也有點向鄰人打招呼的意味——這地方我馬上就要擺床了，你再撒水就往那邊撒撒吧。不過多數人因為關係密切，擺床擺到哪裡都無所謂。有的人家巴不得別人的床也貼近放，這其中像我們這些孩子，總喜歡從這個「涼床」跨到那個「涼床」，順着高低錯落的「涼床」亂踩亂竄。這時，猛有大人瞧見了，就會喊：「小小子、小友子下來，打屁股了。」

那擺的「涼床」，多數是竹篾子床，再就是麻繩攀的木架子軟床，老百姓通稱「安床子」。咋叫「安床子」？睡在兜着身體的繩網床面上，覺得安逸。我家門前樹下常擺着四輩家的「安床子」，我們半躺在床的懷抱時，四輩他爺抽着玉早煙給大家敘過床繩的攀法。一定要先攀床的豎繩，挨排留好距離，一腳抵着床框用勁擰實了，再一上一下的穿緊橫繩。另外，床的繩子也有講究，他家結實的床繩用的都是從鄉下弄來的。農曆八九月收了紅麻，先將成捆的麻苗碼在水塘裡，上面壓上從水中挖的塘泥，給它沤半個多月。然後攪攪青青的麻皮，覺得鬆散了，再撈起剝下皮來縮成小捆，隨後在塘中浸泡個三五天，之後在水中來回擺動多次就成了「雪白」的紅麻，這時，在樹幹間扯上麻皮涼上兩天就能搓麻繩

了。

這種「安床子」，或圓木或方木的床框和床腿從不上漆。四輩家的「安床子」用的是有點氣息的椿樹料，有些泛黃的木質經過數載歲月的打磨，也變得油光順手了，其上的一對對樹疤如同會說話的小眼睛，好像看着我還笑着。我在那床上眯眼睡上一會時，俺媽常喚我過去，她說你這個「瘦巴精」窩在這個床窩裡不勒得慌(勒得難受的意思)？快到俺家竹床上睡去。那時的竹涼床分兩種：細篾子的和粗篾子的，除極少數床有腿外，差不多人家都要用鐵「馬腿」架起竹床。有的竹涼床尤其是細篾子的那種，做工好的也討人愛惜，有的床面篾條排得緊密無縫，而且竹節紋路都上下不差的對齊着，彷彿像一根非常粗的竹子剖下的。

為了增添涼意，幾乎所有的人家在躺上去前，都習慣抄點水用濕毛巾沾床面抹上一兩遍，那散滾着油亮水珠、被多年汗水浸得發紅的床面，這會愈發顯得滑爽水潤起來。主人抹着床時，臉上似乎也溢着榮耀的光澤。俺家的竹涼床可惜卻是粗篾子的，人睡在上老老夾頭髮夾肉。「哎呦——疼死我了。」俺媽就騙我們說：「趕明買個新的。」那時有的家竹涼床生了臭蟲，還喜歡用滾開水燙，一壺壺的澆上去，想着晚上就能安神涼了，心間真是徹底的暢快。老派夏天的「涼床」，在歲月長河中，滿載的是昔日百姓質樸而幸福的生活。